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公羊義疏

(四)

陳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三集七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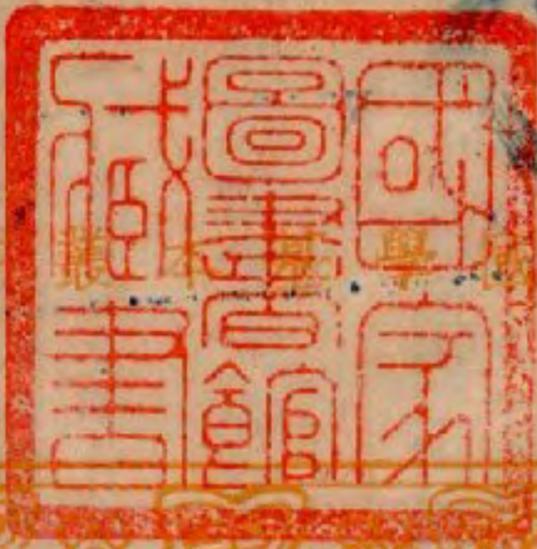
登帳號 萬 677

類號 083.12 / 7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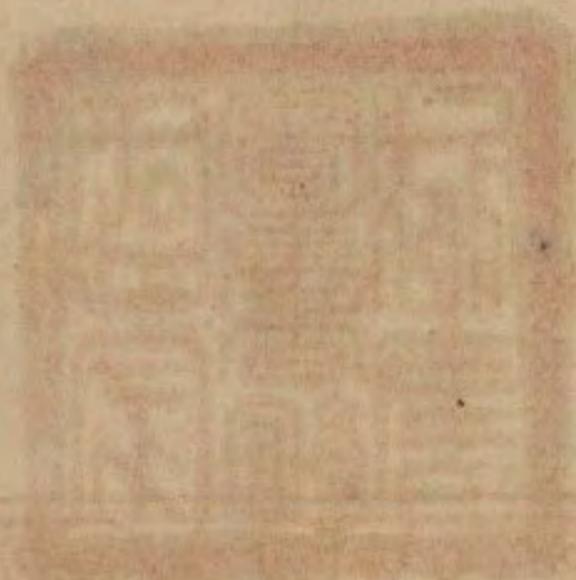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5204

復
借
使
用
公
司
圖
書



2504



公羊義疏十六

桓十五年

盡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

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

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疏〕

繁露王道云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

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責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來求蓋兩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用疏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矣○注王者至尊榮○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論園池云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者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

004759311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皆不王。於是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征之讓之。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傳僖七年云。諸侯官受方物。朱氏彬經傳考證云。當是齊侯使官司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獻于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即四方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鐵論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所出所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

三月書乙未。據歷為二月之十一日。四月之十二日也。○注桓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

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即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頽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天子。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績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無己巳歷為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七日也己巳為

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為月誤然所謂背殯用兵者即指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按歷為三月之十五日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為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十一月此己巳在三月亦為當時而日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爵問之者并問上已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

注据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夏○注不連至相顧○下十六年傳云衛侯朔何以名又哀八年傳曹伯陽何以名皆連爵問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使文相顧

奪正也〔注〕

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

〔疏〕

注明祭至錄也○名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明明祭仲得出之者上十一年傳挈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權能使之歸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厲公使雍糾殺之不克出奔事是為祭仲所出也通義云絕之與衛

侯朔同義是也不以失衆錄者舊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朔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為失衆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

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然則衛侯衍出奔書日。又將何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

說文日部。忽。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太子忽。則左氏經當作忽。論語微子篇。仲忽。古今人表作忽。揚雄甘泉賦。翕赫忽霍。河東賦。靈忽如神。師古曰。忽。讀與忽同。按。

忽即笏。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笏字也。士喪禮注。今文笏作忽。知忽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据上出奔不稱世子〔疏〕

注据上至世子。○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是也。

復正也〔注〕欲言鄭忽。

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為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

以解上非當國也。〔疏〕

穀梁傳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奪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鄆女為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為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

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為當國辭。非以喪降稱矣。通義云。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尙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效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又云。少遼緩之。則突可放出。而忽可故反。此忽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廣韻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為或言

歸〔疏〕

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也。

或言復歸〔疏〕

此經是也。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

有惡〔疏〕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

入者出入惡〔疏〕

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皆是也

歸者出入無

惡〔注〕

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

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疏〕

僖三十年傳云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注從出

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是衛侯書歸為出入無惡也○注皆於至重也○通義云已下並道通例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有其國家也故言無惡諸侯不能保有社稷而出奔皆當絕絕者王命所絕也復入國犯命其禍尤重故於此分別之○注忽未至盜國○通義云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云擗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忽雖未成君可從末減不絕然亦挈乎祭仲生而惡不如死而榮出既不在絕科故入國不與盜

國同文也

許叔入于許〔注〕

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

〔疏〕

注稱叔至例也○舊疏云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莊十年傳字不若爵此與上十一年蔡叔稱字同蔡叔春秋所貶此春秋前天王所貶皆為絕奪其爵也○注入者至誅也○包氏慎言云諸侯出奔已絕于宗廟社稷

出而復入以盜國論所傳聞世出奔者不誅而盜國則誅與北燕伯欵異穀梁傳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秦曰叔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彼傳例以惡曰入與公羊同惟無出惡之義故以為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

叔也。公羊則以許叔為出奔復入者。○注不書至小國。○舊疏云。正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

公會齊侯于部〔疏〕

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篆文艾字與菱字相類。穀梁因譌為蒿。公羊又轉為部。皆文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部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

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

在徐州府邳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

大事表云。牟國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為春秋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為登州府治蓬萊縣。水經注汶水篇。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牟縣故

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無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

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注〕据言朝也〔疏〕

注据言朝也。○舊疏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則非微者可知。

夷狄之也〔注〕桓公行

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疏〕

注桓公至狄之。○繁露王道云。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按襄元年

簡王崩。於是邾婁來朝。營剽交聘。不夷狄之也。稱人為夷狄之者。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魯。故貶邾婁牟葛以張義。三人為衆。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也。故禮記月令。淫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

曰衆雨是也。說文目部衆多也多足貴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疏〕

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云今爲許州府禹州。後入楚。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場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

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伯突入于櫟是也。櫟鄭之大都。宋衷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

州府禹州治禹州今屬開封府

曷爲不言入于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疏〕

注据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

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鬻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

末

言爾〔注〕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意〔疏〕

注末淺也○說文木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淺。故易象下傳。志末也。疏末猶淺也。本此禮記檀弓云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

昭十四年左傳爲不末減。杜云末薄也。微薄俱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耳。鹽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介爾之誤。古爾作尔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自櫟入鄭時仲已死故無用言爾。

曷爲末

言爾〔注〕据俱篡也〔疏〕

注据俱篡也○謂陽生與突也。

祭仲亡矣〔注〕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

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

注亡死亡也。○周禮大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禮記中庸篇事亡如事存皆謂

死亡也。說文从入从匕。○注祭仲至國也。○鄭世家敘渠彌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子廩往會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廩。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未亡。本左傳按左傳記祭仲專至為厲公懼。昭公仲所立。渠彌焉敢弑之。明時祭仲已亡也。公羊以突入櫟。即入鄭。無子廩子儀矣。亦無忽被弑事。○注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

亦驗也。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注〕据上言出奔也。〔疏〕

注据上至奔也。○即上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也。通義云。忽實為高渠彌所弑。

弟子不知疑其出奔。牽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

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

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

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

注言忽至復錄。○通義云。仲之存亡為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答忽實死亡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亦曰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為寶。是也。

不必忽亡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出也。○注皆所至之嫌。○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今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為君微云云。皆所以終十一年傳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為祭仲而為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謂祭仲知權。有危險之嫌。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是也。反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

也。不舉伐為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為桓伐有危。舉不為義兵錄。故復錄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二傳作襄

無齊侯侈襄皆多聲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侈說文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侈亦與今體不同按侈即襄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襄乃侈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杜云襄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襄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襄亭在鳳陽府宿州西按鄭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錄會○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為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為危桓之伐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危之不嫌為桓危會者明為伐會故知書月為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

與僖十九年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同彼齊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

書月與上年十一月伐鄭同為錄義兵也故書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

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疏〕

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為奪臣子詞此書致故決之舊疏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篡故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公至

自唐之屬是也。桓盟不致，彼致者，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毛本義字空缺，致例時此月，故決之。

冬城向〔疏〕

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與板榦，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值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

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則當周之十二月，在衛侯朔出奔齊下。按殷歷亦十一月二十日立冬，城例時，故書月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疏〕

注据衛至不名，○在僖廿八年。

絕〔疏〕

繁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

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謂孔子書經也。

曷為絕之〔注〕

据俱奔也〔疏〕

注据俱奔也。○据衛侯出奔楚亦奔也。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

〔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疏〕

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太史職：頒國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而受行。

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玉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

視朔是也。告朔亦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文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謂使守每月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注〕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疏〕

注時天至使行。○通義云：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讀若琴，琴牟急言之曰留。按穀梁傳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繁露王道云：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衆不往也。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

注越猶走也。○楚辭逢紛云：精越裂而衰耄。王注：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越从走，故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是也。昭二十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岱陰齊，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注岱岱至山也。○漢書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國策齊策：蘇秦說齊王曰：南曰泰山，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書堯典：至于岱宗。僞孔傳：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職方氏職：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爾雅釋地：河東岱。書疏引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五帝紀：黃帝東至于海，及岱宗。漢書五行志：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伐處也。○注山北曰陰。○說文阜

部陰、閭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呂覽古樂云：乃之阮隴之陰。又國策齊策及之罍黍梁父之陰。高注並云：山北曰陰。○注先言至共之。○漢書吳王濞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禮記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故周禮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其圻內亦不得頒賜。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名山大澤不以盼，是也。鹽鐵論錯幣云：故王者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又禁耕云：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閉。天子以海內為匣匱，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皆謂與百姓共之義也。傳不曰齊岱陰，而言岱陰齊，謂岱陰之齊耳。○注傳著至誅之。○舊疏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傳著岱陰有衛朔恃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疏〕
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楊注：屬，託也。又禮論云：屬諸侯。注：屬，謂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舊

疏云：皆漢禮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本作不豫。論衡死偽篇：續漢禮儀志皆同。說文作不念。又顧命云：王不懌。漢書律麻志作不豫。蓋今文尚書也。懌，豫一聲之轉。念，豫同部。段借。舊疏云：豫，詁為樂，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諸侯云：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不，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尚書，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不復子之也。公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即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故負亦讀曰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為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蓐謂之茲。郭引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茲，公明草。素問五藏生成篇：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為藉席之名。其以龍鬚草為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其

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圉師注。孽馬茲也。蓋人有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答云。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卽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本疏云。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滕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皆神謙。從諸侯辭也。犬馬者。白虎通云。負薪。犬馬皆謙稱也。舊疏云。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負薪者。禮記曲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爲疾。疏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然士祿可代耕。且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未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孟子公孫丑篇。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昭九年。舍藥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者少舍。注。舍止也。荀子成相云。各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注託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朔託有疾。謂託疾止不就罪也。通義云。舍。釋也。古訓通爲赦。故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按如孔說亦通。意謂衛朔託疾。天子卽止而不罪。與上注責天子當及時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能召衛侯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疏〕

包氏慎言云。春正月經有丙辰。麻正月有丙子。無丙辰。二月份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

于越。月之六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矣。按丙午爲二月之四日。黃。杜云。齊地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或是登州府黃縣。東南有故黃城。是其處。左傳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爲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越。〔注〕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

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疏〕

僖十六年疏引春秋說，以此丙午爲二月晦，下五月丙午爲五月之朔，經義述聞云，何氏本此發注於僖

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平居無他，卓儼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蓋以趙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按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歷，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趙，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趙者，杜云：魯地。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至無絕。○本失爵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褒，乃書字故也。朝桓公稱人者，上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儀父先與隱公盟，卽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猶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稱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趙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

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疏〕

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定氏。應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

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歷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四月之五日也。通義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為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繫。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漣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穀梁傳作郎。春秋異文箋曰。韻補以七之韻。頤宦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古音同為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按齊微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強為附合也。○注夏者。至公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為天端。夫者妻之天。妻不繫於夫。故去夏為戒也。彼又云。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諸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為疑辭也。舊疏云。姜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譖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疏〕

六月無丁丑。麻為七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

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為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

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

注稱字至字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桓侯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知封人無子也。

季事何氏或別有所見。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則以季即獻舞。故莊十年杜注云。獻舞。蔡季也。按如左傳所記。獻舞始則弗賓。息媯致師。喪身虜。復嗾楚滅息。國又被圍。昏庸甚矣。何嘉之有。明蔡季與獻舞非一人也。○注出奔至奔歸。○蔡季不容於封人而出。故知出奔。書出奔。嫌季子以罪出。故但書自陳歸。若非出奔歸。起其以奔喪歸也。閔二年。季子來歸。亦不書其出。彼自以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也。○注不稱至是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下天子大夫四字。非也。天子上大夫例稱五十字。次大夫例稱二十字。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此稱季五十字也。故云。起宜為天子大夫。王朝之臣。不與諸侯親屬通。故不稱弟也。魯季子紀季去氏者。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鄙入于齊。是也。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者。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穀梁隱七年。桓十四年。傳並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以春秋變文從質。質家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

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注稱侯至辭也。○左疏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故

不稱公。通義云。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諡。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謚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稱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視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至其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為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

見殺無日。〔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朔日有食之。無日。穀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為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厯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

入食限。失閏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即某月某日期日有食之者。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為言朔不言日。惡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為君也。繁露玉英所云。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是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疏〕

通義云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殞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日月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弑

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弑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即垂教之大者濼者說文水部濼齊魯間水杜云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于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為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其水北為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即濼水也大事表云濼即今之小清河志云濟之南源也源發趵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逕城北而東大明湖自城北水門流入焉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陽合華泉又東北入大清河即濟瀆焉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疏〕

鄂本公下有與字涉左穀二傳而衍也按此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又繁露順命云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公羊本作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也若有與字與與及義同不得

特發夫人外公之傳矣通義云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詞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注〕据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注据公至陽穀〇見僖十一年

夫人外

也〔注〕若言夫人已為公所絕外也〔疏〕

注若言至外也〇下傳云其實夫人外公此言夫人外故若言夫人為公所絕外也

夫人外者何內

辭也〔注〕內為公諱辭〔疏〕

注內為公諱辭〇實夫人外公而經作公外夫人辭故知內為公諱也

其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

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

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疏〕

注時夫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注言遂至如齊。○杜云。公本

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范云。遂者。繼事之辭。○注不書至公故。○史記魯世家云。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據彼文。齊侯至此始通夫人譖公。則無為先誘。與公羊異。上十七年舊疏云。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是也。穀梁傳云。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明濼之會。夫人實在。書遂如齊。不書會濼。明遂在夫人。桓不能制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為大國所殺。於國尤危。

國重。故不暇隱也。〔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丙子。厥四月有丙午。無丙子。史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繁露玉英云。魯桓公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注不書至恥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之文也。杜云。不言戕。諱之也。范云。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注地者至隱也。○各本尤作此。依鄂本正。舊疏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閔公直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按穀梁傳云。其地於外也。君戕於外。於國危甚。國重君輕。故以國危為重。以諱君恥為輕也。隱閔不地。自緣不忍言地。臣子辭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注〕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

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

有丁酉。麻四月之朔日為丁酉。丙子為桓公卒于齊之日。丁酉為喪至之日。喪至在四月朔。則公以三月卒矣。三月之十日丙子也。○注凡公至戒慎。○舊疏云。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彼書日亦危痛之義也。○注加之至以絕。○校勘記云。生死。宋本同。蓋誤。鄂本。閩。監本。毛本。皆作死生是也。禮喪服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白虎通喪服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是喪為死之通稱。上下同之。不以明貴賤也。若言公喪至自乾侯。嫌喪為諸侯專稱。故加之以絕。明非配公之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据隱公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按閏當明年閏正月。此己丑於麻為十一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据隱

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隱閔皆不書葬。隱在前。故專据隱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据俱讎也。〔疏〕

注据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讎。所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

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諡禮。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爲祖祭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諡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疏〕

繁露俞序云。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卽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

君子曷爲爲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至書葬。○穀梁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弑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知不然者。彭生雖手弑魯桓。係受其君使抑勒。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首。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彭生。何益焉。何氏以爲量力。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是也。○注桓者諡。○周書諡法解。辟土開疆曰桓。○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諡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諡篇。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

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御覽引古史考云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爲諡所以勉爲善也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乎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諡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備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爲諡則生有爵者死卽有諡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春秋變周從殷故曰生有爵死有諡郊特牲注亦云古謂殷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注禮諸至諡之○白虎通諡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諡于君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諡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諡釋名釋典藝云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子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禮記曲禮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疏引王肅說云請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諡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諡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諡乃葬也其禮則曲禮注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疏引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諡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襄爲共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尤非天子所得命諡矣○注卿大夫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諡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又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彼謂天子卿大夫亦受諡於其君矣白虎通諡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則在位者有諡明矣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諡與族穀梁注卿大夫卒受諡於其君是也○注唯天至誅之○白虎通諡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

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誅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穀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證之。曾子問注又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故也。○注蓋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辰。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魯。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稱。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而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未卽墓時已有謚。明祖載時已謚也。白虎通崩薨篇。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廟。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禮記檀弓疏。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東。時柩猶北首。前東近北。前東者。謂棺於車東。有前後。故云前東。乃飾柩。謂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遺奠於柩軍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所以謂之祖者。禮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寶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檀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賄賓賄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謂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士無謚。故禮經不及述也。○注以公至之辭。○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是公爲臣子尊其君父之稱。故稱公爲有臣子辭也。決隱十一年。不書葬。爲無臣子也。既書葬。又稱公。是爲終有臣子辭也。○注上葬。至事也。○舊疏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衍文。或者上葬。爲此文之葬。若昭三年葬滕成公。下注云。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之類也。按彼發注於葬。滕成公之下。故曰上葬。此卽在葬。

我君桓公經下。不須言上。蓋上葬日者。謂書日於葬上。明葬爲生者事也。隱十一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此既不責臣子討賊。故以生者之事予之。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注。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桓非賢君。隱之者。明臣子當痛其君。父死不以正。不得以時葬也。故注云。起生者之事。○注且明至會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隱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按隱元年左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既夕禮有公贈。元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魯。故言我。

公羊義疏十七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釋文。諡

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

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

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為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也。

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

位。〔注〕据繼君不絕也。〔疏〕

注据繼君不絕。○說文糸部。繼。續也。玉篇。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

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注，隱痛也。親父被戕，禍莫大焉。故為子痛，不忍書其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

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疏〕

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

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說文辵部：遜，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出之，皆遜之假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為言孫遁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古就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孫字下云：从玉，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為謙遜，下孫為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之皆為孫遁自去之義，恐非。

內諱奔謂之孫。〔注〕言于齊者，盈諱文。〔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

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為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文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夫人

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注〕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

注据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若有

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彼注即据文九年爲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來文者。舊疏云。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解也。按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左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固在齊也。詩疏云。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也。惟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未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從也。按左傳明云。文姜出。杜氏必欲故違三傳。及先儒之說。因謂其二月反。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二月餘時。爲杜孔藉口者。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人尤之。而孫諸節。殊不可解。

念母也。〔注〕固在齊

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疏〕

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

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弑。懼爲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亦用何義。魏書寶瑗傳引服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申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瑗又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

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疏〕

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

卒哭而耐。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即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即位後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即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即位。臣子不能不執贄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尙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爲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

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夫人何

以不稱姜氏。〔注〕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疏〕

注据夫至邾婁。〇見閔二年。

貶。〔疏〕

通義云。貶去姓者。惡其黷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

也。左傳云。絕不爲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繼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爲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文姜與兄殺君。何止於責。卽與齊絕。文姜遂無罪乎。春秋爲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責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責莊公絕其何爲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据也。

曷爲貶。〔注〕据俱以孫爲文。與弑公

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弑公。而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

之之詞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按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弑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弑夫。卽以今律論。姦夫弑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尙應纒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爲司馬昭買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而司馬昭卽以撫尸一哭掩其弑君之罪矣。

其與弑公奈何。夫

人譖公子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

注如其事曰訴。〇後漢書齊武王縝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譖。或从心作愬。論語

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己之冤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〇注加誣曰譖。〇後漢書齊武王縝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郤犇訴公子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

訴玉篇言部。譖，讒也。廣雅釋詁。譖，諛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譖言則退。箋云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冤譖，並有加誣之意。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

以淫於齊侯所生。〔疏〕

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

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譎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怨之。襄公又猗嗟序云：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譎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為憑空有此語乎？

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疏〕

注：欲醉而殺之。

○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為酗酒者示戒。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

〔疏〕

經傳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猶也耳。

擗幹而殺之。〔注〕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

以手撻折其幹〔疏〕

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撻許云撻也从手刃聲作撻者或

體也作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撻范睢傳折脅撻齒鄒陽傳作撻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撻音路合反本又作撻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撻殺之疏引說文撻捉也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為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撻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駟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弗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韋注辭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且反脇也是陸本不脫○注撻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是部邇撻也手部撻撻也引公羊傳曰撻幹而殺之又拉摧也摧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撻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摔摧藏注拉頓折也又云葢擻雷碾崩轡弛岑注葢擻雷碾崩弛之聲也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脅即擻也桓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抉誤

念母者所善也則曷

為於其念母焉貶〔注〕据貶必於其重〔疏〕

注据貶至其重○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

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

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

姜不為不孝距崩噴不為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為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

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

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

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劓至不順。○宋本。閩本作曠。當據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劓曠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卽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也。繁露精華云。脅嚴社不爲不敬。靈說苑作劫嚴社。而不爲不驚靈。按。繁露說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於下。○舊疏云。此蓋詰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王陰陽之

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當誅。○包氏慎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言弑夫者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并責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討。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母者。夫妻以脾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通義云。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爲練祭左右也。謂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衣黃裏。練緣。注。小祥練祭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練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纁之類。明外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

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

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

人〔疏〕

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

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玉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上卿。自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魯有僎邑。或作闡。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緇以爵。再緇以地。三緇而地畢。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尙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

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皆本書大傳爲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魯丕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數，亦準此與。

何以不稱使。〔注〕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

文。〔疏〕

注據公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闕。

天子召而使之也。〔疏〕

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

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讎，不敢不讎也。王命勿讎，則亦不敢讎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已。所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焉，乃譏。

逆之者

何使我主之也。〔注〕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

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

注逆者，至受之。○說文辵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譏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

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衆介皆逆命不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使我主之。〔注〕据諸侯非一。〔疏〕

注据諸侯非一〇各

本一作之誤。据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

唐石經乎作于。史記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自謂嫁女於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諸侯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得申其私服。則不必就諸侯主之。如諸侯嫁女於諸侯例矣。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

卑不敵。共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

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

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議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

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

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

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鄉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待作持。誤。鄂本作待。當据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嫁於某國。正以申陽倡陰和之道故也。按風猶諷也。猶詩序之風化風刺。皆謂諭示不直言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引九家易注。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居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二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之道相承。故元吉。困學紀聞引京氏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如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皆所以申倡和之道也。詩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失倡和之義矣。○注天子至之路。○於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於改于。非。詩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蓋士安駁毛鄭語。亦可見天子嫁於諸侯。備媵娣矣。或可以尊故命同族諸侯女爲媵娣。與諸侯不再娶。若其無媵。設適夫人。或適無子。則是絕人繼嗣矣。○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同。監本。毛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今刪正。閩本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謂以我爲主。變法書之也。我主見上文。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注魯桓親見弑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諱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穀梁又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

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

外。〔疏〕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為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逢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仇辭

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為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為隱討桓。又不能為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弒兄而遭弒之桓公。一則以王姬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公忘讎奪親而為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言至禮也。〔疏〕穀梁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羣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于外何以非禮。〔注〕

据非內女。〔疏〕〔注〕据非內女。國本監本毛本女作也。依鄂本宋本正言王姬應殊內女。故据以難。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為營衛不

固。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讎為解。無為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

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于有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申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之間，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舊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辭，一則輕王姬故也。○注不以至非禮。○此駁左穀二家義也。穀梁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左傳以爲禮，亦卽穀梁義。故杜云：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得禮之變。公羊義，魯得以仇爲辭，無爲受命，而又築于外也。故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也。

其築之何以禮。〔注〕据禮當豫設。〔疏〕

此道築之通義，非謂魯此之築爲禮也。

主

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注〕据諸侯宮非一。〔疏〕

注据諸至非一。○舊疏云：卽下云路寢、小寢之屬是也。按下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是也。非一也。

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注〕皆

所以遠別也。〔疏〕

注皆所至別也。○舊疏云：於路寢則不可者，謂外內無別，小寢則嫌者，嫌褻瀆。曲禮疏引此傳下引何氏說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居也。今注無此語，自

虎通嫁娶云：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穀梁傳云：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

羣公子之舍。〔注〕

謂女公子也。〔疏〕

注謂女公子也。○詩豳風七月云：殆及公子同歸，亦謂女公子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

門列為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然則父子異宮不獨男子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左傳隱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前正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當在其旁。則女公子所居。亦當在夫人小寢旁矣。禮士昏禮注。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以其十五成童。故女子亦十五許嫁。乃別宮也。昏禮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注。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彼所謂宮。即天子諸侯女公子之宮也。則以卑矣。〔注〕以為太卑。〔疏〕白虎通。曲禮疏。引以作已。曲禮疏說云。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為卑。不可處王女也。疑亦何氏說。禮記檀弓注。以與已字本同。何氏作以為

說。應作以。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注〕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例時。

〔疏〕注以上至之上。○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鄰嫁女。為王妃后。莊公

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說喜。蓋誤合紀季姜與此為一事。○注築例時。○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十月乙亥。月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汭曰。錫成公命。書月者。著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范注上諸侯日卒傳云。重發之者。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為錫命而

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按。榮叔疑書顧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

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賜錫通。○注上與下之

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為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又云。長者賜也。

命者何。加我服也。

〔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

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

注增加至諸侯。○曲禮疏所載公羊家說。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與馬。五樂則。六

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此傳以命為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為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賜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册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

不同。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桓鬯。其次又異。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褒德賞功。即所以勸善。勸善即以扶不能。論語為政篇。所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之禮。諸侯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輕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衣篇。為晉人為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為辭。知王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聘禮輕財重禮之意。○注禮百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為節。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為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疏引許慎說。九錫即九命。九命。鄭康成以為不同。据何氏蓋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為一。康成以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知先鄭亦與許何說同。白虎通考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桓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桓鬯。增爵為侯。則以九錫分三等黜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

其言桓公何。〔注〕据錫文公命不言諡。〔疏〕

注据錫至言諡。○即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

追命也。〔注〕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

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疏〕

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

未聞諸侯或卽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卽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下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諡讀誄。蓋賜諡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引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饋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諡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諡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諡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儷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欽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宋本悖誤存。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

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由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二女于媯。訥。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

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棄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至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為略也。

齊師遷紀鄆鄆。〔疏〕

杜云。鄆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郡都昌縣西有訾城。大事表云。此紀三邑也。鄆一作駢。後為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即此。在今青州府臨胸縣東南。

鄆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鄆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鄆山。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即鄆城也。晉朱虛縣在臨胸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駢縣故城在青州府臨胸縣東北。亦作鄆。又作駢。鄆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鄆山北。訾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即古鄆邑。鄆訾同音。方輿紀要。列駢城於安丘縣。又以訾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為鄆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鄆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為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鄆鄆鄆國也。以鄆鄆鄆為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鄆鄆鄆。則宜加于以絕之。不如公羊左氏為是。通義云。鄆鄆鄆三邑名。穀梁說三者為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之。〔疏〕

注以稱至取之。○決下十年宋人遷宿之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為取。非訓遷為取也。取之。

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据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据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爲襄公諱

也。〔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

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邾鄆鄆當坐取邑。春秋與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襄公之誠不爲利也。不書取。并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爲襄公諱滅。故

下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

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闕傳云。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譚亟也。注與受濫爲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成丘爲魯所焚。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自必有撫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共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二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譏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据。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肸卒。書弟。肸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友。惟一如陳。是通乎己之私行。亦無緣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卽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既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注〕据王后崩猶不錄。〔疏〕

注据王至不錄。○春

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

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

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

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不敵故也。故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醇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而下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木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

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

左氏穀梁郕作禚。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示部。禚之若反。齊地郕。故到切。濟陰成武縣東南城名。大事表云。杜云齊地。實邑也。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云三邑。

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注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帛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即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祝丘。注亦云。與會郕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注不致至是也。○即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即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帛。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帛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馮卒。〔疏〕

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公羊義疏十八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

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

故月也。〔疏〕

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離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

事。杜氏以為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離離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即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

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為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為周所立。衛惠無為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即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正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為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為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為惡，羽會伐衛，公孫慈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與魯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疏〕

注莊公至見也○僖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又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即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為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為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則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為不言？則之立，不言則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則之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獯也。然則則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獯矣。是為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迥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為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

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

俞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宿者也。僖十九

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改。韋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軼軸。大夫已上用輅。不用罍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尙書下問。改葬總。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傳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耐於廟。不

得但虞而已。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當。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奠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叡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鬻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注。總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緇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緇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緇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匿。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趙商答陳櫟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庾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

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鳥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駭。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杰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秋說卽春秋緯是也。不必卽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樞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尙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尙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注書者至恩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疏〕

杜云：鄫。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鄫邑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大事表：在今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鄫。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鄫卽在臨淄。

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鄆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鄆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鄆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鄆亭也是鄆亭在齊國東安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榘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疏〕

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

稷有奉故嘗字貴之

何賢乎紀季〔注〕据叛也〔疏〕

注据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闔邱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

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据以難也杜以為貴之蓋本公羊說

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注〕紀與齊為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鄆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鄆共祭

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

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疏〕

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亦即服罪義也魯子者舊

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為說子春是曾子弟子

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碭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爲紀侯。謂其弟之語。又云。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鄆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緹。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鄆。鄆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鄆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緹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狡焉蠶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鄆存焉爾。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鄆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鄆納齊。願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鄆。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

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襲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鄆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目夷。祭仲。荀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己。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夫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鄆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也。按。如專鄆。則或據邑距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尙昧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姑。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姑。魯義姑姑。蓋謂父姊爲姑姑。父妹爲姊妹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卽此傳語。禮喪服及記。皆姑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疏〕

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陳留襄邑縣西北大事表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

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紀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
○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次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按所止舍皆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衆寡後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在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也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爻旅卽次張幄所止亦曰次周禮掌次職則張大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之所躔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魯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舍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

注國內至

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閩本監本毛本作而當依鄂本正若然定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郎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

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

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

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
 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
 左疏引賈氏，皆以為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
 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
 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為義。○注次例時。○舊疏云：即此及三十年
 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為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
 于郎，公敗宋師于垂丘，書月者，自為下文
 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郛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

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

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鐘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曰享。

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郛，是也。彼
 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
 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
 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謂王同姓未為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內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
 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

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禚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奉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汜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卽犒字緣設牛酒共其枯槁故卽謂之犒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醕斥彰長田君碑史見勞醕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鎬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考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餼之注故書犒爲稟鄭司農云稟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汜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藁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焉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飴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卽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

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

注禮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莽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

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自虜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莽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日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總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

類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即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即隱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總。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

義。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

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

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

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曰。論語。興滅國。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為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為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為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為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為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為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為滅。由絕言之。則為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為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為賢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

諱。何賢乎襄公。〔注〕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為諱。〔疏〕

注据楚至為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

正春秋責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賢德未著。故亦不為諱。則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邲。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為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為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醢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其可法。沒

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

復讎也。〔疏〕

後漢書逢萌傳云：後讀春秋，問復讎

之義。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

鄭氏齊詩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

謂此。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閔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卽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宰。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家之誤。

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

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著曰筮，分

半也。師喪亡其半。〔疏〕

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淫泆行同鳥獸而言事祖禰之心盡，故執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讐為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龜曰：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為卜，筮為筮。注：筮或為著，彼疏

引劉向云：著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著，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著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靈相似。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鎛，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卜，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謀果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筮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破巫為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為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鱉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為半。師喪分焉，故知為師喪亡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寡人死之。〔注〕襄公答卜者之辭。〔疏〕

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

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詞，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

齊世家云：周烹

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

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

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讎。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讎魯莊與襄公狩，不讎其會桓。且褒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讎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鸚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在室，及兄弟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爲齊襄所殺，

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鄭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邾。邾鄆三邑。紀季以鄆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爲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卽以復讎予之。予復讎非予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稽康爲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侯之譖。安必懿王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十也。凡衆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釋文。嵩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

家亦可乎。〔注〕家。謂

大夫家。〔疏〕

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實

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目為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是也。

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据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

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

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為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讓可乎。春秋為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

狩于郟。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

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邊疆之費，何代無

之。皆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為一體。〔注〕据非一世。〔疏〕注据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章注：父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

皆然。故云。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

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為重，自太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

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聚國

也。按厲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禮記辟讎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

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

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

注怒遷至孫與。○論語雍也篇不遷怒。遷怒為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

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為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

無紀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紀侯之不誅，至今有

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

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

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

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按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

擇也。〔疏〕注無說至擇也。○說擇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為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者有明

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有明天

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為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寧侯。注若如也。

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為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曷為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寧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為。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闕其無人。〔疏〕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所引易豐上六爻辭。彼

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為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嚮也。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闕各本作闕。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鴟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姚作闕。孟作窒。此所引

與王輔嗣本同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襄公為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為

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為文實者，方諱不得貶。〔疏〕

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

首注，疾痛也。荀子彊國云，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為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痛於心故也。包氏慎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讎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為之主婚，與之會狩焉。會聚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即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決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穀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為襄公諱，婉辭也。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覲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為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為內量力不責，人為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為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己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為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為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為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譖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為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

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

經六月有乙丑。麻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鄆季姬也。〔疏〕

注据鄆季姬。○即僖十六年鄆季姬卒無葬文是也。

隱之也。何隱

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

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疏〕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

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鄆本正。○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

也。○注卒不至於葬。○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為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讎也。曷為葬

之。〔注〕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

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為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

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

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

注以為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為賢人也。以即以為也。以為雙聲。故以亦訓為。玉篇以為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為。故為設

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為不宦。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殯。設熬。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卒塗。視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殯在西階。入門左。由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乎郛〔疏〕左氏作禚

公曷為與微者狩〔注〕据與高篈盟諱此競逐恥同〔疏〕
注據與至恥同○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篈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

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
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為齊侯也〔疏〕
注以不至信也○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為實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為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讎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

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

見齊侯也〔疏〕
穀梁傳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又檀

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注不可以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

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共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也。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為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為體，雖据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為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為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為讎之不見也。

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後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

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見下八年。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

而譏焉〔疏〕

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觀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

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

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

習兵行義〔疏〕

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

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禴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

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

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

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

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

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說，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公羊義疏十九

莊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

通義云。戎事不遜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郟。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

四年饗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郟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

左穀倪作郟。左氏黎作犁。春秋異文箋云。倪郟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犁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千乘兒寬。以治尙

書冠九卿。文學曰。見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涵南江札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犂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

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疏云。邾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邾。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邾。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倪。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倪。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

命命云說文邑部。鄭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鄉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鄉。杜云遷萊子於鄉國正義鄉即小鄉。小鄉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鄉。世本注鄉顏別封小子肥于鄉為小鄉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鄉小鄉者鄉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鄉魯間不當為齊地。今鄒縣有故鄉城。滕縣東南有鄉城皆魯地。且鄉之稱小鄉久矣不應又忽呼為鄉也。許意鄉是齊地非小鄉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為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鄉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鄉城在繒城南。土人云小灰城即小鄉之譌也。按漢東海郡繒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

小鄉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

注倪者至都邑。通義云今為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

者小鄉婁之都邑。時未能為附庸不足以小鄉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

名小鄉婁倪本鄉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鄉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鄉婁之稱。故以其取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為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即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鄆為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鄉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為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鄉婁本子男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鄆入齊則謂之鄆。齊語齊桓正封域。

東至於紀鄆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

黎來者何，名也。〔疏〕

左傳云：邾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

也。據此倪為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

其名何。〔注〕據僖七年稱子。〔疏〕

注據僖七年稱子。○即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

微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

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至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霸者。

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自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繁露滅國上云：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

曷為不

言納衛侯朔。〔注〕

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朔伐之。

〔疏〕

注據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為納朔伐之。

辟王也。〔注〕辟

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疏〕

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

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入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為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二月〔疏〕

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疏〕

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

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

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

子突者何〔注〕

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疏〕

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

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傳意亦欲明王人為微者。故別何之。

貴也〔注〕貴子之稱〔疏〕

注貴子之

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耳。則范氏以彼傳稱名為誤。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法。以子為貴。不以突是字為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

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義以突爲字與鄭義同范氏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

貴則其稱人何〔注〕據王子瑕不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注據王至之也

○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稱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注〕據不以微及大〔疏〕注據不至及大

○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據以難通義云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王人耳〔注〕

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

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

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突不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桓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是朔

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遣子突不能救也桓十六年注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即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討恥莫甚焉故繁露玉英云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是也通義云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

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為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為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貴。明王子突也。與僖八年二十九年。王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子突。王子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

注據衛至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

絕。〔疏〕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

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曷為絕之。〔注〕據俱入也。犯命也。

〔注〕天子命尤重。〔疏〕

注犯天至尤重。○見桓十六年。彼傳云。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之。不成

為諸侯。放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為篡。以盜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

其言入何。〔注〕據頓子不復書入。〔疏〕

注據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

于頓。不復書入也。通義云。據鄭衍或言歸或言復歸。

篡辭也。〔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

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

爲天子諱微弱〔疏〕

通義云：篡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曷爲不言納？辟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篡辭書入，以公羊之例立納入，皆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例。

○注殺而至言之。○舊疏云：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爲重，不嫌非篡，故不必以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注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篡，故以入言之。○注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也。明當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篡。○注他國至曰納。○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也。蒯聩得國於子輒，得爲篡者，彼傳云：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蒯聩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當絕。今還入衛，爲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曰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卽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蒙其惡也。○注不書至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爲天子諱弱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衆，又託疾不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足矣。欲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

獨重其本會之時。〔疏〕

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

會以得鄭為重。是為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

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

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

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

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會齊侯

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為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實常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為以得意為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

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據得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據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

〔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疏〕

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伐衛。傳云。曷為不言納衛侯。

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

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生心螟。食葉蝻。食節賊。食根蠹。蠹蝻皆螟類。故煩擾貪利均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校勘記云。缶聲孚聲。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槩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

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邛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鈔鐘。子孫萊保用高。皆寶字義也。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篆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爲俘也。杜又以爲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

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

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

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

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

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

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疏〕

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寶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郟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按孔氏用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亦段葆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賈矣。況利之。○注不爲至謝爾。○舊疏云：所傳閔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

事後受財。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山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為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棨。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
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疏〕

四月書辛卯為月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

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且昔從事。且昔猶且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為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考云。夜音裕。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紆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段昔為夕。左傳為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為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夜為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賈。左穀作隕。說文雨部。賈。雨也。齊人謂雷為賈。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賈隕音義皆近。星賈字當作賈為正。隕段借也。故史記宋世家。賈星如雨。亦作賈。論衡藝增篇亦引作賈。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賈而雨。字林。賈。卽隕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恆星者何。列星也。〔注〕恆。常也。常以時列

見。〔疏〕
注恆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恆。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

星復其位。〔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杜以長麻校之。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嗟云。

田矢反兮。箋云。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掉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星實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也。傳

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

〔疏〕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

如雨無星隕而雨說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

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

注不修至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

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檣杙。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為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為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舊春秋也。今作弑，孔子所修春秋也。

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疏〕

毛本星實誤倒。論衡藝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曰：自上而落，謂之實。

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蟲隊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為狀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

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

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

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

列星至之

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顯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殞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既然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思南。疏引三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威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

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卽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弱無輔強制陽陰不得安土正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貫至宮也○舊疏云卽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未墜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枵齊也律麻志云子爲元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歿，非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舊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

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據是時苗微麥

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疏〕

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日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關也。說文禾部，禾嘉穀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

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梁，米名也。則禾卽梁也。其米爲梁，其實爲粟。其粟之稟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粟，四變入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日苗。秀曰禾。苗卽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穆，禾麻藜麥。管子封禪篇：部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藜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形訓：言麥稻黍藜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梁之專稱。其黍菽稻粱連言藁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粱也。如粟亦粱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文：粟下云：稻重一秬爲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何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

乎何其土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滋也。免。俛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木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為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望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卽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粱。後世誤以粱稷為一物。由俗名稷為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憂維芑。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芑。赤苗。芑。白苗。玉篇云。芑。卽今赤粱。芑。白粱。故毛傳卽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實者為粱。韋昭晉語注。粱。食之精者。三蒼。粱。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粱。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卽粱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為大米也。周之秋為今五六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為禾也。○注據是至先亡。○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為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玉而生。火王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彊。苗較為弱。故云苗當先亡。今兼云無麥苗。故據以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蠲皆以傷二

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

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

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營也。繁露竹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卽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蠹書者，卽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蠲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鵠鷄饑則徹冕，雁饉則去雉兔，康則損圍，默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卽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齊民要術言九穀：忌日，小豆、稻、麻、禾、黍、秫、小麥、大麥、大豆。米與禾皆卽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稌、黍、稷、粱、麥、苽，小宗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苽。其注疾醫：據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禾米爲主，南方食以稻米爲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禾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

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今日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注〕據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疏〕

注據次至書俟○僖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

也是也經不言俟也

託不得已也〔注〕師出本為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

滅同姓託待二國為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

之〔疏〕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云期共伐鄭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鄭見左疏○注師出至及也○與

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與誤與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與魯伐衛即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辟下言及者即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為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于郎以俟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共伐鄭亦取公羊為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

真有侯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侯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侯。是也。然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侯。○舊疏云。若其實侯。宜但云師次于郎。侯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侯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侯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微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慎言云。春有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厯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疏〕

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與何氏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卽祠兵之義。

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

注五百人爲旅
○周禮大司馬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

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如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力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說文。走部。迅。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狼。絕有力。迅。此振訊。卽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衆。兵入。應祠饗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後。復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芣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何

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

舊疏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卽例不書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

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

注爲久稽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留止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力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之。卽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

曷爲爲

久〔注〕據取長葛久之〔疏〕

注據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取邑不誓此何以誓久也是也舊疏云彼書為譏其久今以祠兵為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

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言祠兵不見久義故問之爾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為久留辭使若無

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

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

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為至之意○言為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侯齊侯不至又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祠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誓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明非迫脅見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

左氏穀梁作郟左傳隱五年注郟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釋例土地名郟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

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郟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郟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郟通典雷澤縣在濮州古郟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郟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于郟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郟叔武封于郟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堽城壩即漢剛縣故地而郟在其西南蓋近寧陽矣魯成邑在寧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郟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寧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為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郟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

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

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為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

盛則曷為謂之成諱同姓也〔注〕

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

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邲霍魯衛毛帥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是盛為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

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

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邲僖二十四年邲為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為上姬之長邲後為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說文邲魯孟氏邑是邲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惠說非也若此處為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滅同姓也注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即禮所謂滅同姓名也然則何

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為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臧盛耳變盛為成為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

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則成之誤即續漢志濟北之成縣也惟以為本成國者誤

曷為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不言歸鄭〔疏〕

注據

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為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敗

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為魯辟故據以難

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

自伏之文所以醇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注

滅至於齊○通義云魯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魯因為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羲也○注言及至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為孟氏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若不滅矣按圍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據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病之也〔注〕

慰勞其罷病〔疏〕注慰勞其罷病○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

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輾轉爲訓也。易中孚六三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癯之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閱其罷病耳。

曰師病矣。〔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

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

曷爲病之。〔注〕據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

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郎到切。讀

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出皆病。曷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

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疏〕

注明君至在君。○通義云。本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

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誓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善於師。非師真無罪也。故舊疏云。所以慰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遞也。○注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

弟。〔疏〕

冬十一月。經有癸未。麻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

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緇秩服。無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勞。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公羊義疏二十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

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皆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

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

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暨暨暨通段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暨注暨至也玉篇且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暨魯地琅邪繒縣北有暨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一統志暨亭在兗州

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曷為與大夫盟〔注〕据與高篈盟諱不言公〔疏〕

注据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篈盟于防傳齊高篈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

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因與大夫盟諱沒公故据以難

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据高篈名〔疏〕

穀梁傳公不及

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名也故注云据高篈名明非衆也杜云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

為其諱與大夫盟也

使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敵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疏〕

注鄰國至愈也。○釋文作歎。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

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悉得諸大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至者。○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爲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爲齊大夫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卽盟蔑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

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公圍成。成內邑。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至錄之。○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弑。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疏〕

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家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據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

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皆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卽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掣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疏〕

通義云。使之入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

〔疏〕

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納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伐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

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捷菑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入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不

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為難。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

穀梁傳云。當可納而

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讎也。至於伐齊納糾。讎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讎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為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為惡內耳。廢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伐者。至云爾。○舊疏云。下十年傳曰。納者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而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

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疏〕

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

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

君前臣名也〔注〕

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

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

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

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鄰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禮公至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卽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卽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

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魯月為篡也。納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為篡辭。則此非篡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刺魯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也。糾

齊小白入于齊。

曷為以國氏。〔注〕据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

注据宋至子也。○鄂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云。宋公之

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

通義云。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

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衆為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為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為移惡於魯。為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疏〕

舊疏

云。据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之。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知不正矣。繁露玉英云。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

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

秋七月經有丁酉月之二十五日按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

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之諱取爲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魯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申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溜所發亦謂之郚水平地出泉曰郚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郚外卽此水亦謂之時澠水以下流與澠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郚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蓋伏溜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爲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据郎之戰〔疏〕

注据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

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誓敗績故難之

伐敗也〔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自誇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

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篇。願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

曷為伐敗。〔注〕据內不言敗績。曷為

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据內至取敗。謂既敗績矣。曷為夸大。故難之。

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高齊

襄賢仇牧。是也。〔疏〕

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

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為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為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為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殤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也。

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

〔注〕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夫當有名氏。〔疏〕

注据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為微。故言此。通義云。据不出主

名似內。公也。〔注〕如上据知為公。〔疏〕

注如上据知為公。○如若也。見廣雅。謂若微者文。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為公親行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

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注〕据諱與讎狩。〔疏〕

注据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

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据而難之。

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

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

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

通義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復讎伐之，桓又非讎子，故不與復讎也。令

實復讎，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讎。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為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為不能，誤倒作不能為，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讎，人人所共復讎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為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常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据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

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据

楚至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浚洙，

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因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

使若齊自取殺之〔疏〕

脅者。書僞古文。允征。脅從罔治。秦誓。脅權相滅。皆為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掖下為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亦曰脅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

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浚洙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浚洙。故云以下浚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當作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未有成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為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國非國共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遣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主。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將治齊。即高奚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從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乘。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

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爲齊脅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据不立也。〔疏〕

注据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

未立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魯

爲齊殺之，皆當坐弑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

齊取也。〔疏〕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母貴也。○注故以至爲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

爲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

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正。故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据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紊亂倫次。誣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注明魯至弑君。○穀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所以魯亦當坐弑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辭至疑也。○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据薄昭詭詞。以爲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納糾非篡矣。舊疏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弑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據。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爲襄公子。襄無適子。子糾爲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是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貶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

秋之例。弒成君例。日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日者。從外赴詞。以賊聞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弒。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若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與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日。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日。皆未踰年。君而日。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自有解也。○注王書至取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

杜云。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泗水篇。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北。分爲二流。注云。北爲洙。瀆。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

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皆洙泗。去洙水百步餘。說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入泗。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於泗。按此條水經與志迥殊。志云。臨樂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于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爲蓋縣山名。其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卞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則卽改池爲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不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沈水。下合泗。乃作沈字。俟考。蓋洙水在班時已非故道。故其書法不同他水。至桑鄒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爲出蓋。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漂也。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恐非許氏元文。淺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在曲阜北四里。上不得其原。下

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酈氏之舊。蓋湮沒已久。以是冒之耳。○注以言浚也。○舊疏云。正以與尙書浚吠澮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尙書作濬。吠澮距川。玉篇濬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

浚之者何深也。

〔疏〕

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浚窮而能達。注浚深也。易浚恆。侯果虞翻注並云。浚深也。鄭作濬。爾雅釋言。濬深也。書皋陶謨之濬吠澮。說文谷部作容吠澮。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假借字。浚於說文訓抒也。繫

傳抒。取出之也。水部之濬。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

曷爲深之。〔注〕据本非人功所爲。〔疏〕

注据本至所爲。○舊疏云。正言吠澮之屬。是人功爲之故也。

畏齊也。〔注〕洙在魯北。齊所由來。〔疏〕

穀梁傳。著力不足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注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城

北。浚深之爲齊備。魯在齊南。故爲齊所由來。

曷爲畏齊也。〔注〕据伐敗也。〔疏〕

注据伐敗也。○卽上傳云。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注自誇大其功而取敗。是也。

辭殺

子糾也。〔注〕時魯親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

怒爲備。亦所以起上脅也。〔疏〕

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役。誤。○注時魯至脅也。○此探上齊人取子糾殺之爲說。因辭不肯殺子糾。致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爲備。皆以諱畏齊也。上

注云。以下浚洙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云。魯莊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尙權仗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竟。俞氏懋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苦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

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

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犗者曰侵。〔注〕犗。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麤。〔疏〕

意尙麤。〔疏〕

注犗麤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按何注。犗。麤也。周禮音義云。粗音麤。本亦作麤。何訓犗爲麤。而鄭引傳。卽作粗。猶何訓野爲鄙。而鄭引傳。卽作鄙。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犗。

漢書藝文志。庶得麤犗。又敘傳。犗舉僚職。師古注。犗。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尙麤。○周禮大司馬職。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義近。詩下泉。浸彼苞稂。兵至竟。限則去。若水之浸物。然也。故用意麤。

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

注精猶精密也。○說

文米部。精。擇也。又廣韻。精。熟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尙書敘曰。武王伐紂。類聚引說題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偪鐘鼓爲侵。失矣。伐者深

入其竟。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恆舉月。蓋善錄之。按詩采薇箋云。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疏云。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倘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緣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也。是也。

戰不言伐。

〔注〕舉戰為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疏〕

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為誤。謂鄂本黎誤。黎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即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

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憚警之也。春秋職曰。戰者。延改也。延改蓋延攻之譌。說文戈部。戰。鬪也。圍。不言戰。〔注〕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疏〕

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然則

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禴禮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禴禮也。

入不言圍。〔注〕舉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

也。得而不居曰入。〔疏〕

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郭是也。按外郭謂之郭。故入重于圍。○注得而

而。入人。滅不言入。〔注〕舉滅為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疏〕

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詔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靡。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按。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

書其重者也。

〔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彊宋。南北

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危之。〔疏〕

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

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尙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黔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尙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不議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道所遷之地〔疏〕

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

于某知非實遷矣

以地還之也〔注〕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

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

禮記曲禮跪而遷屨注遷或為

還是遷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傳曰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即環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為環按此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為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為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如成二年傳郤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

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

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疏〕

穀梁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

陽亦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亡辭者。此文是也。二見存亡國者。邢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貶宋稱人。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凌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僖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是也。小國時者。卽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氏慎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譚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

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卽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

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卽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爲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丘。馬氏宗榷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

顏氏注。公敗宋師。卽此地。榘按魯師自零門竊出。零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爲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爲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言爲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据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乘丘。魯地。水經注。荷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南。胡氏渭謂卽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爲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疏〕

注据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

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義似乖。故難之。

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

杜云。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蔽之盟。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按。郎

爲魯地。故知爲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疏〕

注据齊至言次。○卽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

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當言

伐也。〔疏〕

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本。宋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爲齊未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與戰。

則須書伐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云次。未成於伐。魯

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

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疏〕

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為

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按據左傳明二國皆纔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即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本纔作譏鄂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彊內○說苑指武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亡昔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魯敗乾時浚洙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郎而能勝之故書以彊內穀梁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即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為臣子之法宜行君父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即上注云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

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寧府汝陽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

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為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疏〕

注州謂至梁雍○宋本冀作冀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

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

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

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

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

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

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

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

類也。〔疏〕

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兮。子雖最

尊謂蠻夷之尊者耳。○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卽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卽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謚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据獲晉侯不名。〔疏〕

注据獲至不名。○見僖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

絕。〔疏〕

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添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

曷爲絕之。

〔注〕据晉侯不名絕。〔疏〕

注据晉至名絕。○僖十五年傳注云。釋不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常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

名者絕。晉侯雖未生名。仍當坐絕。

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疏〕

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

箋云。獲得也。小爾雅廣言。獲得也。書微子。乃罔恆獲。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爲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

曷爲不言其獲。〔注〕

据晉侯言獲也〔疏〕

注据晉至獲也。○通義云。据戰而執者。常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

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

極始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荆。使夷狄主中國也。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

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大賤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應同。○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決吳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在所見世。與楚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之義。垂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書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

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

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讒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譚作鄆小司馬所據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注〕据衛侯出奔也〔疏〕

注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之屬是也註者欲据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

國已

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

也〔疏〕

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為說○注別於至奔者○正謂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恆不名譚子奔莒

莒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日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范云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國家圖書館



004759311

